

历史新阅读丛书

精彩真实的五代 有趣有料的历史

《朱温罢唐卷二

壹

全新历史写作，流行文化读本
全程讲述中国历史上这段充满盛衰荣辱、铁血柔情的乱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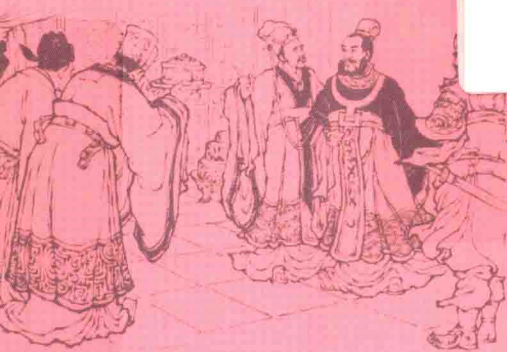
五代那本书

余耀华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军阀割据，天下大乱，恶人当道，英雄辈出，兄弟阋墙，父子相残，谋臣雄主，纵横捭阖，帝王将相，生逢其时，刀光剑影，惊心动魄，问苍茫大地，沉浮谁主……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，文明与野蛮，权力与阴谋，战争与和平残酷交织，一段恢弘的五代史画卷在你面前一一展开！



五代史事九

壹

朱温罢唐卷二

余耀华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代那些事儿. 壹, 朱温罢唐卷 / 余耀华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7.6
ISBN 978-7-5008-6729-6

I. ①五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五代 (907-960) 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43.1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28850号

五代那些事儿·壹·朱温罢唐卷

出 版 人 芮宗金
责任编辑 傅 娉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黄 丽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9.5
字 数 300千字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9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章 杨山无赖 / 1

- 朱阿三是谁 / 1
- 朱诚的烦心事 / 3
- 无赖朱阿三 / 5
- 外面的世界很诱人 / 8

第二章 朱温发迹史 / 12

- 新兵蛋子 / 12
- 攻陷长安 / 15
- 梦中女神 / 19
- 背叛革命 / 22

第三章 暴发户 / 26

- 谁是最大功臣 / 26
- 孝道也能炫耀 / 28
- 向“独眼龙”开刀 / 32
- 名门望族 / 37

第四章 野心 / 39

- 击败假皇帝 / 39
- 再次背信弃义 / 41
- 宫廷政变 / 45

第五章 恶人当国 / 51

- 司马昭之心 / 51
- 白马之祸 / 56
- 朱温开国 / 58

五代那事儿

【朱温罢唐卷】

壹

一 目 录 1

五代那事儿

【朱温罢唐卷】

壹

目 录 2

第六章 谁怕谁 / 65

五国纷争 / 65

天下大乱 / 70

第七章 生子当如李亚子 / 75

三支箭的遗嘱 / 75

晋阳内乱 / 79

潞州之战 / 83

第八章 扭曲的人性 / 88

朱温弑君 / 88

张颢弑主 / 89

可求除逆 / 92

敬父杀兄 / 95

第九章 梁晋之战 / 98

自断臂膀 / 98

柏乡之战 / 102

第十章 天字号恶人 / 109

守光称帝 / 109

朱温“避暑” / 114

智退梁兵 / 116

第十一章 最荒唐的交易 / 122

岐、蜀失和 / 122

令人发笑的死因 / 124

恶有恶报 / 128

第十二章 大燕皇帝的下场 / 134

龙冈之战 / 134

幽州之战 / 137

恶人伏诛 / 141

第十三章 淮南、西蜀怎么了 / 145

徐温专权 / 145

天府之国不太平 / 149

第十四章 天上掉馅饼 / 152

魏博兵变的导火索 / 152

好大的馅饼 / 155

刘鄩失策 / 157

朱家愚才 / 159

故元城西之战 / 161

第十五章 契丹人成了气候 / 165

契丹崛起 / 165

激战幽州城 / 169

第十六章 胡柳坡之战 / 172

打过黄河去 / 172

杀向汴州城 / 176

胜负天知晓 / 179

第十七章 江淮之船谁掌舵 / 184

恶人知训 / 184

隆演称帝 / 189

火烧吴越军 / 191



目

录

3

五代
史事
卷一
朱温罢唐

目

录

4

第十八章 昏庸之主 / 195

眼泪攻势 / 195

花花公子 / 200

第十九章 李存勖称帝 / 205

一瓢冷水 / 205

镇州恶人 / 210

一己之和 / 213

再战契丹 / 215

镇州之战 / 218

祸根初现 / 221

第二十章 天下换了主人 / 225

奔袭郢州 / 225

最后的名将 / 226

一场豪赌 / 231

兵发汴州 / 233

第二十一章 戏子干政 / 239

到汴州，坐天下 / 239

女人凶猛 / 242

荒唐的李天下 / 245

第二十二章 女人是祸水 / 252

小妾当了皇后 / 252

刁蛮的女人 / 255

宦官干政 / 258

第二十三章 目标：前蜀 / 263

西征，西征 / 263

昏庸的前蜀帝 / 265

第二十四章 郭崇韬的悲剧 / 274

有勇无谋 / 274

致命的错误 / 277

悲剧人生 / 280

第二十五章 反叛的平叛者 / 283

调转枪口 / 283

内地之兵造反 / 287

李嗣源遭挟持 / 291

第二十六章 树倒猢猻散 / 294

一字救千人 / 294

英雄末路 / 297



五代那事儿

【朱温罢唐卷】

壹



第一章 砺山无赖



朱阿三是谁

公元 907 年，中国历史的年轮进入五代时期。

翻开五代史，到处可见杀戮，满页皆是辛酸，套用一句小品中的火爆台词：为什么呢？答案：恶人当道。

有人会说，五代时期不是还有那么几个不怎么坏的人吗？比如后唐明宗李嗣源，虽然是一个胡人，却也有一颗仁爱之心；后周世宗柴荣，也称得上是一代英主。

这几个人是不错，在那个恶人当道的年代里，他们仍然能保持自己独立的节操；当整个中原已经变成炼狱的时候，他们也在尽自己的努力，想挽回一点儿人性的真、善、美，可惜的是，他们失败了。

李嗣源向上天祈祷：请上天派一个圣人下凡，拯救尘世间的黎民百姓。这就是说，他有一颗仁爱之心，却改变不了五代成为“恶人时代”的现实。

欧阳修老夫子写《新五代史》时，愤然摔笔，击案而起，大骂：“天下恶梁久矣！”

别说偷梁换柱，五代，就是一个恶人的时代。



五代的第一个恶人名叫朱温，小名朱阿三。

别看朱温篡夺了唐朝政权，坐上了龙椅，有模有样地做起了后梁小朝廷的皇帝，其实，他是一个素质低下、不讲仁义、不顾廉耻、纵淫无度的大恶人。

朱温出生在宋州（今河南商丘南）砀山午沟里（今安徽省砀山县），时间是唐朝大中六年（852）十月二十一日晚。据说，他出生的那天晚上，天显异象，“所居庐舍之上，赤气上腾”，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一片红光。邻居都以为朱家失火了，纷纷提着水桶，端着脸盆，赶到朱家救火。谁知跑到朱家门口一看，一切平静如常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正在大家惊诧之时，朱家屋内传出了婴儿“哇、哇、哇”的啼哭声。

朱家生了个儿子。

汉高祖刘邦和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，也都是天显异象。

史记《高祖本纪》记载：“高祖，沛丰邑中阳里人，姓刘氏，字季。父曰太公，母曰刘媪，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，梦与神通，是时雷电晦冥，太公往视，则见蛟龙于其上，已而有身，遂产高祖。”

宋史《太祖本纪》记载：“后唐天成二年，生于洛阳夹马营，赤光绕室，异香经宿不散。体有金色，三日不变。”

汉高祖刘邦的老妈同蛟龙交合，进而怀孕生下刘邦——天生龙种，自然要当皇帝。只是这编故事的人，为了渲染刘邦的传奇身世，却没有顾及他老爸的面子——刘邦的老爸戴了一辈子的绿帽子。

赵匡胤出生时的“赤光绕室”和朱温出生时的“赤气上腾”，几乎如出一辙。

这些在书籍中偶有所见的异象，现实中谁也没有看到过。其实，这都是后世文人加油添醋杜撰出来的故事，借以渲染历史上这些皇帝，从他们生下来的那一刻起，就命中注定要当皇帝，要主宰天下。这是中国人“一切皆由天定”的传统宿命论在作怪。

朱温出生时的异象，载于《旧五代史》，北宋卓越的文学家、史学家欧阳修撰写《新五代史》时，就没有保留这段文字。大概他觉得，这件事

太悬乎，可信程度不高，所以就删掉了吧！

习惯上，乡下人给娃儿起名字，多叫阿狗、阿猫、阿牛什么的，他们都很朴素，认为给娃儿起一个贱名，可以无病无灾，好养。是否真的灵验，谁也说不准，千百年来，乡下人都是这样做的，习惯了。

由于这个习惯，乡下同名的人特别多，有时叫一声阿狗或阿牛，竟然会有几个人同时站出来答应。

朱温小名叫阿三，而没有叫阿猫、阿牛、阿狗，避免了后来做皇帝别人称他为猫皇帝、狗皇帝、牛皇帝的尴尬局面。

朱温的小名之所以叫阿三，而不是其他的，这要得益于他那个有知识的父亲。

朱温的父亲名叫朱诚，在砺山午沟也算是个名人。在乡下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讨生活的时候，他却在屋里教几个娃儿读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”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就明白了，朱诚是个教书匠。

朱温出生之前，他的母亲王氏还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朱全昱，一个叫朱存，也就是朱阿三的大哥和二哥。他排行老三，朱诚便给这个小儿子起个小名叫阿三。读书人的想法到底比文盲要丰富得多，他指望这个阿三能给家庭带来一些温暖，大名取一个“温”字，朱阿三又叫朱温。

朱温出生时虽然天显异象，但从他的身上并没有看到什么与其他孩子不同的地方，学步之前，也是满地乱爬，遇到一坨狗屎，照样要抓在手里好奇地玩半天。三五岁以后，仍然没有奇慧异秉体现出来，倒是舞棍弄棒的少儿天性展露无遗。他的二哥朱存也是一个闲不住的角色，兄弟俩拿着棍棒，同进同出，在乡里惹了不少事，害得朱老夫子经常给人赔小心。虽然经常遭到父母训斥，兄弟俩仍然屡教不改。倒是大哥朱全昱生性忠厚老实，待人彬彬有礼，颇显乃父风范。



朱诚的烦心事

朱诚有老婆、儿子，还有固定的职业，按说已经是很幸福的了，其实则不然，朱诚也有不少烦心事。他常对人说：“我这辈子熟读五经，靠教书

糊口，生下三个儿子，唯大儿子全昱像我，二儿子朱存和小儿子阿三太淘气了，不知长大以后，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啊！”

老夫子在为儿子的前途担忧呢！

朱老夫子是读书人，但他并没有强迫儿子走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这条路，或许是他觉得文化人这碗饭不好吃，因为他自己就过得非常寒碜，他不想儿子们步他的后尘。或许是他管理乏力，管不了儿子，否则，他的几个儿子就不会像野马一样，信马由缰，到处惹是生非。

儿子在外惹事，朱老夫子放下架子向人赔小心，乡邻们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每次都能化干戈为玉帛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

但是，有些事情，不是赔小心就能解决的。比如，每天开门七件事：油、盐、柴、米、酱、醋、茶，就超出了赔小心解决的范围。

老夫子虽然有稳定的工作、固定的收入来源，在山沟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但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怎么好。原因是，在那个穷山沟里，人们将一日三餐填饱肚子作为奋斗目标，而这些山里人连肚子都混不饱，哪有闲心、闲钱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呢？于是乎，老夫子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——学堂的生源不足。

学生是朱老夫子一家的衣食父母，学生少，学费收入就少。儿子小的时候，饭量小，家里的花销相对也较少，靠那点儿微薄的学费勉强还能凑合。慢慢地，儿子们长大了，个个长得像小牛犊似的，饭量越来越大，朱老夫子的小日子过得就越来越困难了——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愁坏了老夫子。

粮食这玩意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要想得到粮食，要么，你就老老实实在地春天去播种，秋天去收割，要么，你就拼命地去赚钱，用赚得的钱去买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途——除非你去抢。

朱老夫子是个读书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种田是外行，他的专业是教书，叫他去抢，他没那个胆儿。即使斗胆去抢，成功的机会也几乎等于零。可教书那点儿微薄收入，实在是填不饱儿子们的肚子。看着儿子们饿肚子，自己无能为力，朱老夫子非常郁闷，无可奈何。久而久之，竟抑郁成疾，一病不起，最后竟撒手人寰，到西天极乐世界去了。

朱家本来就是家徒四壁，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，朱老夫子去世后，丧葬费就成了问题。可怜朱诚的妻子王氏，带着三个儿子，看着

不能下葬的丈夫，哭成了泪人。幸亏乡邻们相助，东家凑几碗米，西家凑几个铜钱，好歹算是让朱老夫子入土为安了。

朱老夫子去了，家里的顶梁柱倒了，生活来源枯竭了，乡邻们救得了急，却救不了穷。无奈之下，王氏人托人、保托保，弄了份打工的指标，带着三个张口要饭吃的儿子，投奔到萧县的地主刘崇的家里当佣人。三个儿子也找到一份工作——做佣工，条件是包吃包住。一家四口，吃饭的问题好歹算是解决了。



无赖朱阿三

朱温一家四口来到萧县刘崇家，母亲洗衣、喂猪、做卫生，朱阿三和他两个哥哥放牛、种庄稼。

一家四口，从一个书香之家沦落为打工族。由于刘家只管吃、管住，连零用钱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，所以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朱阿三发家致富的机会几乎等于零。

王氏对在刘家打工的这份工作相当满意，因为这份工作来之不易，也就格外珍惜。

朱阿三没有母亲那样容易满足，他的工作就是上山放牛，跟两个哥哥下地干农活儿，播种、施肥、除草，什么都干，每天从睡觉的破屋到田地，两点一线，日复一日，周而复始。尽管此刻他还没有发家致富的念头，但至少他觉得，这样的日子很乏味。

朱阿三不喜欢种田这份工作，他的特长是舞刀弄棒。放弃自己的技术专长，去干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因此，朱阿三种田的积极性不高，干活儿没精打采，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只要有会，便偷偷地溜出去玩。

朱家兄弟三人，大哥朱全昱虽然任劳任怨，但体力不够，干不了多少事。二哥朱存虽然长得膀大腰圆，力气很大，干起活儿来却又是粗心大意——叫他去插秧，田里刚上水，秧苗就从水中漂起来了；叫他去锄草，连禾苗一同锄掉。朱温虽然很有力气，但为人狡猾懒惰，工作也不安心，而且，在刘家大院外面，他还经常干一些争强斗勇、偷鸡摸狗的事情。



争强斗勇，是一个性格问题，历史上扬名立万的人物，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，倒也无厚非，而偷鸡摸狗则就是道德品质出了问题。

中国有句俗话：从小偷鸡蛋，长大劫洋船。说的是一个人小时候小偷小摸，长大了就可能成为江洋大盗。

刘崇是一个土财主，不是慈善家。他收留朱温一家子，是要他们干活儿，当朱家三兄弟的工作态度、工作业绩达不到他的要求时，他就很烦；如果只吃不干，还在外面惹是生非，那就很恼火。他请的是打工者，不是门客，更不是大爷，因此，在刘家大院里，经常发生刘崇训斥朱温兄弟的事情。

每当老板发怒之时，老大朱全昱总是堆着笑脸，一个劲儿地赔小心；老二朱存自知理亏，也是甘而受之；朱温却总是狡辩，说我们哥儿仨也是人呀！总不能将咱哥儿仨当牛使唤吧！

一次，刘崇实在气不过，当众斥责道：“朱阿三啊！你成天吹牛皮，说自己无所不能，其实，你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也不会干的窝囊废！你在我家打工，哪块田是你耕种的？哪个菜园是你浇的水？”

“雁雀焉知鸿浩之志，宠物猫永远不知奔猫追逐的乐趣。”朱温不屑地说，“你看我是一辈子靠打工混饭吃的人吗？”

“什么？你吃我的、穿我的、住我的，还敢顶嘴？”刘崇怒不可遏，顺手抓起一根棍子扑向朱阿三。

朱阿三见刘崇扑过来了，忘记了老板与打工者的身份，一把夺过棍子，咔嚓一声，将棍子一折两段。

刘崇更加恼火，到处去找大棍子，恰巧被他的母亲看见了。老太太问道：“什么事呀？发这么大的脾气？”

“一定要打死朱阿三！一定要打死朱阿三！”刘崇嘴里一个劲儿地嚷。

“打不得！打不得！”老太太说，“傻儿子哟！你不要小看了这个朱阿三，他可不是平常人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”

为何老太太如此看重朱温呢？这是有原因的。

据说，朱温刚到刘家的时候，曾出现过一件怪事。

一天晚上，朱温睡觉的屋子里突然传出一阵异常的响声，老太太被惊醒了，以为是强盗进门了，悄悄地爬起床察看。结果，看见朱阿三的床上

盘着一条赤蛇，鳞甲森森，光芒闪闪。老太太吓得毛骨悚然，禁不住大叫一声。朱阿三被惊醒了，床上的赤蛇也不见了。

从此以后，老太太便说朱阿三是个贵人，对他格外照顾。她常对家里人说：“朱阿三不是个凡人，你们不要欺负他。”

刘崇的家人半信半疑，有时候也笑话老太太是老糊涂了。但笑归笑，老太太的话还是要听的。

刘崇是个很孝顺的人，母亲不允许他责罚朱阿三，也就只好作罢。因此，朱阿三虽然总是变着法子偷懒，却也能在刘家生存下去。

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这句话被中国人视为真理。

朱阿三虽然在刘家老太太的保护下，能在刘家生存下去，但他终究是一个无赖，无赖就是无赖，本性改变不了。

一次，朱阿三在外面赌博输了钱，欠了别人的赌账。晚上，他摸到刘家柴房里，偷走了刘家一口旧铁锅，准备拿去卖钱还赌债。其实，一口破铁锅，值不了几个钱，想必朱阿三是输急了，见柴房里只有这口旧铁锅还能换点儿钱，也不论多少，偷走就是了。

朱阿三的偷盗行为，恰好被管家发现了，他向刘崇告发了朱阿三。

刘崇带着五六个家丁连夜将朱温抓回来，绳捆索绑，关在柴房里，痛打了一顿。他大骂道：“朱三哟！我刘家待你一家不薄。供你吃，供你住，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，你为何不能安分一点儿呢？平日在外惹是生非，欺凌乡邻，现在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。”

“怎么是偷呢？我是借，在外面赌钱输了，借你家一口旧铁锅还债，等我发财了，十倍还给你，行吗？”朱温的回答，让人捧腹。

孔乙己曾经说过，窃书不为偷，朱阿三将偷说成借，两人的狡辩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朱阿三在历史上，是响当当的人物。英雄豪杰，固然不拘泥于小节，但偷鸡摸狗之事，终非英雄豪杰所为，因而，这件事成了朱温的政治污点，为后人所不齿。

朱阿三之所以后来被人说成是无赖、恶人，这可能是一个原因。

刘崇听了朱阿三的回答，简直哭笑不得，本想将他痛打一顿，逐出刘



家，偏偏老太太知道了这件事，赶来又救了朱阿三。

老太太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，“朱阿三啊！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不能再这样顽劣了，你不想种地，又能够做什么呢？”

“老太太！”朱阿三委屈地说，“隔行如隔山啊！”

“什么是隔行如隔山呀？”老太太不解地问。

“种地我是外行，也没兴趣，你们却要我成天同犁呀、锄头打交道，这就如同在我面前横着一座山。”朱阿三叫苦地说，“老人家，这座山我翻不过去啊！”

“你的专长是什么呢？”老太太似乎有些好奇。

“骑马射箭。”朱温说，“老人家，不如你给我一副弓箭，我每天去打一些野味回来，给你老人家改善生活，行吗？”

老太太乐了，笑着说：“我说孩子呀！你毛手毛脚的，给你一副弓箭，射着人怎么办？”

“老人家，你就答应我吧！”朱阿三知道老太太袒护他，故意哀求起来。

老太太是将朱温作为特殊人才对待的，经他一求，居然就答应了，只是吩咐他要小心，不要误伤了人。

那时候的大自然，完全遵循着一种原始的生存规则，各种动物优胜劣汰，公平竞争，人类对大自然虽然有占有欲，但火铳的普及程度并不是很高，要想把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动物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，只能用弓箭。那时也没有禁猎令，只要有打猎的爱好，随时都可以行动——只要你对弓箭这门技术不是很外行，带着家伙出去走一趟，就不会空手而归。

朱阿三本来就是舞刀弄棒的高手，打猎也是他的拿手好戏，每次出去，都是满载而归。朱存看了心里痒痒的，也向刘崇要了一副弓箭，跟着朱温一起出去打猎，两人的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



外面的世界很诱人

朱温摆脱了种地的羁绊，成了一名自由人，每天带着弓箭，到周围的深山老林里观风景，回家的时候，再射杀几只飞禽走兽，让刘家人改善生

活，日子过得挺逍遥。时间长了，他渐渐地觉得又有些乏味了，想寻找一点儿刺激。

这一天，朱温来到宋州城外，正追逐一只野兔，忽然看见数百名士兵，护着两辆香车从大路走过，向前面的山沟里走去。出于好奇，他放弃了追逐的野兔，身不由己地跟了上去。

朱存见弟弟跟着香车走了，也跟上去凑热闹。

他们走到对面的山脚下，看到山上绿树成荫，半山腰的树林里，露出亭台楼阁，传出阵阵钟声，显然，这是一座禅院。

两乘香车走到山脚下，停住了，几名侍女从轿内扶下两个女人，前面的那位，是一个半老妇人，举止大方，却有官宦人家的气派；后面是一位大家闺秀，年龄十七八岁，容貌秀美，浑身透出青春的活力。

朱阿三猜测，这两个女人一定是母女俩，出自官宦人家，到这里来烧香拜佛。等她们上山进殿之后，也大着胆子跟了进去。

母女俩进殿拜过佛，由知客僧引着走向客堂。朱温快步走到母女俩前面，仔细端详那位年轻女子，见她长得果然漂亮，是他平生见到的第一美人。他不禁被女子的美貌所吸引，只是苦于在场的人多，自己身份低贱，不敢唐突。如果是在平时，换另外一种场合，他一定会找个借口，主动上前去同那位年轻女子打招呼。

今天他不敢，眼巴巴地看着母女俩在客屋里稍事休息后，在仆人的侍候下，走出寺庙，上车而去。

知客僧送走母女俩，转身正准备入内，朱温上前打了个揖手，问道：“请问师父，刚才那一双母女，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？”

知客僧看了一眼朱温，淡淡地答道：“她们是宋州刺史张蕤的家眷，年长的是刺史夫人，年轻的姑娘是刺史的千金小姐。”

“是张蕤吗？”朱温吃惊地说，“他原本是殒山的富户，和我是同乡，如今做了宋州刺史？”

“听说要卸任了。”知客僧说罢，径直入内去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朱阿三问哥哥朱存，可曾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说过汉光武帝的故事。朱存一脸茫然，不知道朱温到底要说什么。

